

胡子昂

钢铁巨擘

赵建国/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中国



红色资本家丛书

钢铁巨擘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

胡子昂

赵建国 / 著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巨擘胡子昂/赵建国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5. 11

(中国红色资本家丛书)

ISBN 7-5065-2713-8

I. 钢… II. 赵… III. 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IV. K825.3

书 名: 钢铁巨擘胡子昂

著 者: 赵建国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74 千字 插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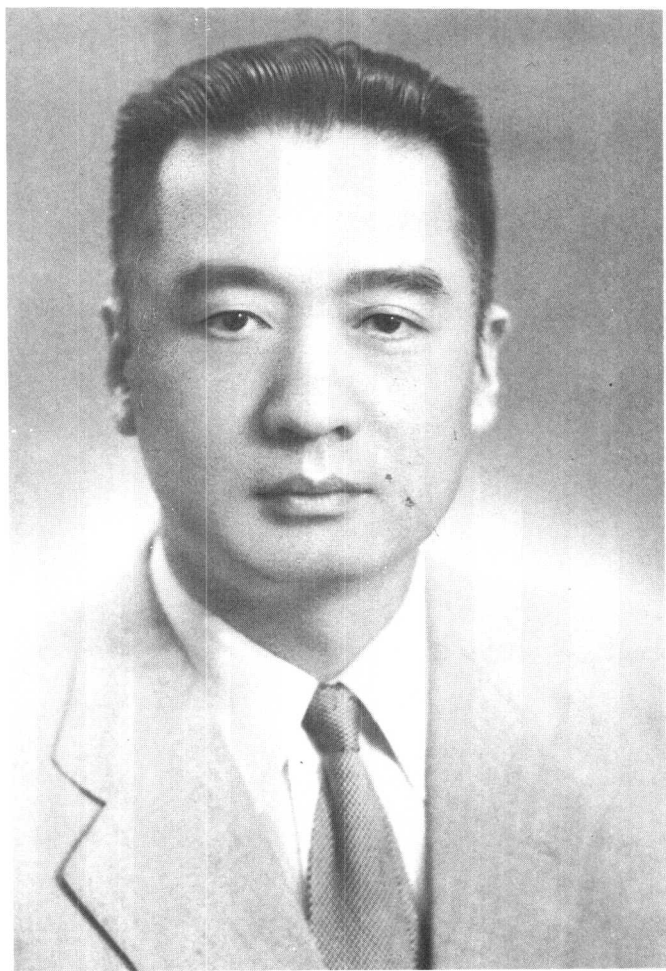
版 次: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书 号: ISBN 7-5065-2713-8/I·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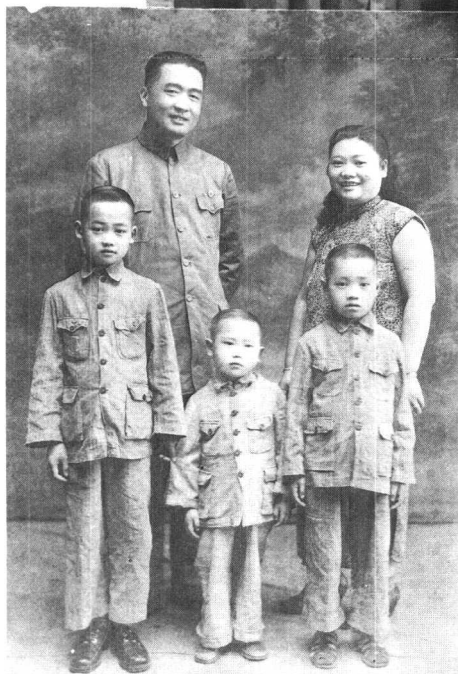
定 价: 12.00 元



胡子昂先生像



70年代陪周恩来总理接见缪云台先生
(前排右五为缪云台、右一为胡子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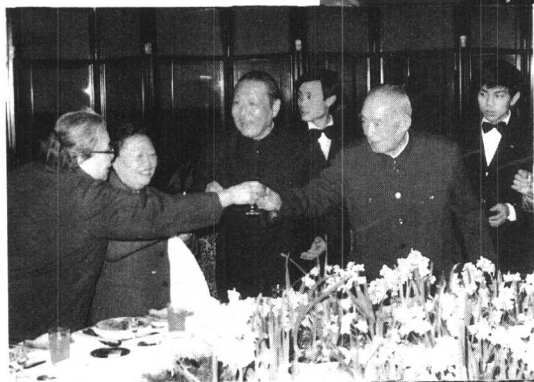


担任四川省建设厅长时，
与妻子李月华及孩子留影。

二胡一响，必有戏唱——
与胡厥文先生在一起研究工作



中国红色资本家引起了
苏联国家领导人的极大
兴趣，赫鲁晓夫特意安
排胡子昂坐在自己的身
边



90大寿时，习仲勋、康克清
在人民大会堂设宴庆贺

1962年在海南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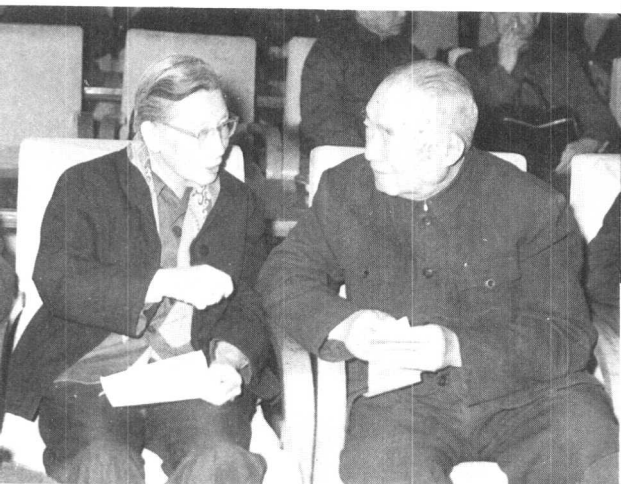


与荣毅仁、
胡愈之、
华罗庚合影

将房屋财产全部上交国家，
让自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其乐也融融！



与浦洁修在一起



生平最后一张留影



胡子昂参加赴朝代表团，
在异国战场上与两个女儿胡静、胡萱相逢

目 录

第 1 章 挥斥方遒 (1)

贫寒少年的梦想
一介书生惊朝野
重庆教育界的新星

第 2 章 军阀马背上的青年才俊 (35)

初遇刘文辉
自比诸葛,决意佐军
西昌舞剑,险遭杀身之祸
一夜长于百年

第 3 章 又一个梦 (58)

拒绝出任行署专员
押上房子搞实业
荣辱毁誉有谁知
夹缝中的生存之道
华西备忘录

第4章 兴业风云 (90)

孔祥熙想一口吃掉华西
“华西三胡”中计
总经理胡作非为,胡子昂辞职
宋美龄大打出手
胡子昂为中兴公司治丧

第5章 陪都政界的“黑马” (129)

参政员当得没意思
张群慧眼识英雄
黑白两道龙虎斗
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胡议长的三件漂亮事与两个遗憾

第6章 风雨下重庆 (164)

与周恩来握手
三呼和平成为世纪之响
共产党的马前卒
天安门上听惊雷

第7章 走上大舞台 (196)

赤条条来去
与资本主义告别
赫鲁晓夫和中国式资本家握手
绝唱

第1章 挥斥方遒

贫寒少年的梦想

奔腾不息的长江水一泻千里。

一叶年深月久的小木船，就在这奔腾不息、一泻千里的长江之水中颠簸、漂浮，顺水而下。

小木船的船头上，站着一位身材挺拔、面容俊秀的青年，他高昂着头，双眉紧锁着，任凭强劲的江风撩着他浓密的中分式长发，撩着他罩在烟色马甲下的青布长衫。

高耸的江岸上，虬曲的松树缀布在一片衰黄的草丛中，不时有猿啼鹰飞，嗜鱼的鸟儿一阵阵成群结队掠过江面。清凛凛的阳光从两岸的峭壁上扑洒下来，使江水有如银练似的，既遒劲又飘逸。

这是1919年，即后来成为中国划时代的那个伟大年度的

初春，天气尚带着料峭的寒意。

站在船头的青年叫胡鹤如，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重庆商界奇才、政界黑马的胡子昂。

这一年，他 22 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

胡鹤如的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由此可见父亲对他寄予一片厚望，希望他如鹤一样清高自洁，卓尔不凡。子昂则是他的字，后来他的字被叫开了，倒把本名给忘了。

此刻，他的心，早随着这一江春水，奔腾而去。

他无法不激动。

因为他将要去的是他心仪已久的首都北平。就要告别这生他养他的巴山蜀水了，告别那个与繁华山城仅一江之隔的家乡小镇南坪场！遥远的古都北平，即将开始的求学读书生涯对于他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围绕着这次赴京求学所发生的一切，却让他心情难以平静，难以释怀。

为了这一趟远行，他筹划已久。

子昂在家居七兄妹之长。父亲胡幹丞是清末的入学补廪，家中有承继祖业的 27 石 5 斗租的田地，父亲还要以教书为业，才能维持这个清贫的家境。因此，父亲对他寄予厚望。自小，父亲就教导他要好好读书，在经史古籍中寻求为官致富之路。

父亲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父亲的话，二伯父胡型芝的金榜题名，恰好作了个很好的注脚。

对于少年子昂来说，刻骨铭心的一件事，就是二伯父那次衣锦还乡。

那一年，子昂随父亲送二伯父赴京赶考。站在铜元局渡口，子昂看着身穿长袍马褂、一根长辫搭在腊染布包袱上的二伯父。

由于长期闭门读书，作八股文章，子昂看见二伯父脸呈菜

色，立在小小的渡船上，犹如瘦竹临风。他的心随着二伯父的小船飘向巴蜀以外的世界。

不想半年多之后，二伯父金榜题名，高中解元。那是举人考试第一的荣耀角色，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也是官职财富的保证。

当巴县衙门敲锣打鼓把喜报送上家门的时候，整个南坪场都轰动了。而二伯父更是得意，一口气做了20余块金字木牌，以“钦赐解元”四个金字牌为前引，自己披红戴花，前面鸣锣开道，后面鞭炮齐鸣，前呼后拥，上坟祭祖。往后数日，二伯父的家宅屋檐，大红灯笼高挂，高朋满座，宾客如云。二伯父又大修祠堂，在落成的那天，连着请名戏班子唱戏三天，酬谢宾客。此一举，不仅南坪场轰动，整个巴县亦为之轰动。

而最受震撼的，却是少年子昂的心。

他的眼里，闪着熠熠的光。他暗暗立下誓言，要发奋读书，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光耀门庭。

然而，在本世纪初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的这一宏图大志，是注定难以实现的。

更因为，他还有一个不安分的心灵。

14岁那年，他刚上中学，就开始不守清规戒律，带头在学校“闹事”。这种情状一直贯穿着他整个青少年时代，从中学到大学到工作，从巴县到北平，直至重回巴蜀。

子昂14岁由巴县小学提前一年进入巴县中学，并被任命为新班班长。

那时巴县中学只有两个班，另一个老生班的班长是他的堂兄胡云汉。两人都是少年早慧，课余常在一起谈论学业，畅想未来。

这一日，两人坐在校园里的一株黄桷树下的青石板凳上

上，谈起英文老师曾小桐，均有不满之辞。

子昂说：“这个曾小桐，实是可恶。都什么年代了，还用体罚的方式惩罚学生，提问稍回答不出，就用教鞭扣击手心，或是罚站整整半天。”

云汉道：“他哪里是教学，分明是刁难嘛。我们班的同学也都不喜欢他。”

子昂说：“既然是两个班所有的同学都不喜欢他，那就把他轰走好罗。”

云汉笑道：“这可不是在南坪场，也不像你父亲开的马家店小学，要他走，他不敢不走。”

子昂觉着也对，想了一下，又说：“可以想个办法嘛，比如，他曾小桐上课，咱们都不去，他还上啥子课哟？”

胡云汉当即抚掌大笑道：“要得，要得！这叫罢课。明天咱就不上曾小桐的课，咱们分头去做班上同学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第三节是新生班的英文课，全班教室空无一人。

第四节是老生班的课，教室同样是空空如也。

英文教员曾小桐自知学生对自己成见颇深，这次罢课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便去找校长文伯鲁。

文先生身材瘦高，满腹诗书，是巴县的名士，在学生中声望很高。他是由巴县小学的国文教员直接调任巴县中学校长的，以治学严谨闻名巴县。

文校长闻报大怒，拍案道：“这还了得！小小年纪不好好读书，倒学会造反了。给我把两个班长找来问话。”

胡云汉、胡子昂双双立在校长室，垂手听训。

文先生道：“古人有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毕生致力于教学，只闻师道尊严，没听说过教师严之有错。既然你们不想在此上课，那你们可以背上书包，走罗！”

胡子昂向前急迈一步，分辩道：“我们不是不想上课，只是不想上曾小桐这样老师的课……”

文先生挥挥手，斥道：“退下！回去听从发落。”

次日巴县中学张榜公告，云：……学生班长胡云汉等人无心学业，带头滋事，为首胡云汉开除学籍。新班学生亦有附和，姑念为新招，从宽免咎……

堂兄弟两人又来到黄桷树下。此时，满院的花依然开得很欢，异香扑鼻，只是二人的心境与前次已大不相同。同是班长，云汉独当错责，自己得留校，因此子昂的心中便多了些愧怍。子昂执着堂兄的手，久久无语。

胡云汉明了他的心思，安慰道：“你留下来是好事。文先生是很想培植一批优秀学生的，他在巴小的时候就很器重你，这次对你，也算是手下留情了。好好读书吧，别忘了我们的约定：一定要出人头地，好好干一番事业。”

子昂点点头，含泪问道：“不知兄今后将作何打算？”

云汉说：“我要去北京。那里才是我们读书人大有作为的天地。”

后来胡云汉果然去了北京，进了法政专门学校。他给堂弟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洲……来京以后，方知巴山以外的天有多宽，地有多广，人的心有多大。盼弟将来亦能来京读书求学，谋求发展。”

这些话，深深地烙在少年子昂的心里。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统治着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制度，就这样覆水舟沉。

胡子昂是巴县最早剪去辫子的人之一。他像革命党人那样留起了中分头，这使他看上去格外青春、俊气。

他在给胡云汉的信中激情昂扬地写道：

……革命已然爆发，兄在京都，想必更是感触良深。在渝有同盟会会员杨沧白、朱叔痴等同志，组织领导学生结队上街游行，一同宣传。兄知弟乃向往革命之人，自然亦是满腔热情参加，走上街头，振臂高呼！

十月初二日，绅商学界各同胞，振精神，国旗高竖，一望入云霄，民国根基万古牢！……

辛亥革命对于胡子昂内心的冲击，由此可见一斑。

胡子昂把对于革命的热情以及革命所带给他的种种兴奋与激动，都化作对于学业的勤奋努力。因为他知道，民国既已成立，天下大约就该太平了，因此作为个人就该趁年轻多学点真本事，将来好为国家建设多作些贡献。故对少年子昂来说，外面的世界愈热闹，他读书愈勤奋。

在巴县中学读书四年，子昂始终是文校长最得意的门生。每学期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不是第一，便是第二，从没有下过第三。

彼时，政府为鼓励学习，成绩前三名的都是官费。子昂乃节俭之人，心地又极善良，他的奖学金所得，除了自给，还长期资助一位叫唐及甫的比他更为贫寒的农家子弟。

1916年，子昂中学毕业，赴当时的省府所在地成都，以成绩第一考入成都农业专门学校，又获官费资助。

光阴荏苒，子昂在成都农校闭门读书，一晃便是数月。

1917年4月的一天，子昂等人正在教室上课，忽闻街上枪声大作。先是零散如星，继而密集如豆，渐渐的，离农校越来越近了。

这一节是园艺学课。授课的是一位方姓的中年教员，他翘

着兰花指，扶着金边眼镜，静静的站在讲台上，和学生一道倾听着枪声、杂乱的脚步声、口令和吵嚷声卷进平时寂静的校园。良久，叹了口气，合上书页，自语道：

“打起来了。这川军和滇军，终于又打起来了……”

说着，慢条斯理的收起课本教案，夹到腋下，向着大家挥了一下手，道：“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大家各自逃命吧！”

随后一个箭步，跃下讲台，冲出教室，消失在校园里的常青灌林丛中，无影无踪了。

胡子昂抄一条近道从后门跑出农校，回头一看，只有平时要好的胡文渊、涂仿欧两位重庆同乡跟在身后。三人站在马路上，茫然四顾，皆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迎面过来几个背枪的士兵，从他们说话的口音听出是云南人。这才知道，学校是被滇军给占领了。

滇军是在蔡锷将军发动的第一次护国战争中由云南入川的。护国战争结束后，入川护国军的滇军总司令罗佩金和黔军总司令戴戡，分别当上了四川的督军和省长。

罗佩金是云南军阀唐继尧的部属。而唐继尧暗存独占四川之心久焉，这一点，当时川军驻扎成都实力又较雄厚的一军军长刘存厚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而他所代表的四川地方势力，显然也不可能容忍滇军久居成都，对川军形成威胁之势。如此，川滇之战，不可避免的就发生了。

川滇军阀混战是本世纪初中国军事舞台大混乱、大混战的一个侧面，而无数的无辜百姓在这场混战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如胡子昂这样能在枪口下逃得性命的，算是走运的了。

惊魂甫定，胡文渊同学说：“铺盖卷都丢在学校里了，我身上是一文钱都没有，这以后可如何是好？”

涂仿欧也说：“学校是回不去了。而且我身上本来就没钱，

前些日子捎信让家里寄些钱款来，到现在也没有回音，这可咋办罗？”

胡子昂在身上摸索了半天，找出百来文铜元，掬在手心，对胡、涂二人说：“我也就只剩下这一笔糊涂帐了。”

二人不禁苦笑，糊（胡）涂帐本是他们同学之间常开的玩笑话。不过胡、涂二人倒是对子昂同学在这种时候还能幽他们一默，心里暗暗敬佩，当下请这位班上的高材生拿主意。胡子昂说：“还能怎么办，先回重庆，再作打算吧。”

二人仍是愁肠百结，道：“可你这点钱，也只够三五顿饭钱啊。”

胡子昂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你们就放心跟我走吧。”

三人徒步出了成都市区，来到涪江岸边，寻到了一条装运木柴的小船。胡子昂找到船老板，凭着他的这一副伶牙利齿，极力渲染了这次落荒而逃的种种惊险之处，保证到重庆后付给全部船费，恳请捎他们一程。船老板倒也义气，见他们一介书生，也实在别无他法，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三人于是上了船，顺江而下。

此时正是下午，大半天没有吃饭了，腹中早已是饥肠如鼓。1917年4月的涪江，一片青山绿水，风光无限。但他们哪还有欣赏景物的这一份闲情雅致，都把全部精力用在对付饥饿上了。

子昂平时读书颇多，又出身书香之家，当时社会上还不大多见的《三国》、《水浒》、《石头记》（《红楼梦》）等明清小说，颇有涉猎。此时，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便捡了平时最喜欢的红楼故事，说给胡、涂二人听。从宝玉衔玉而生，直说到黛玉泣血葬花，不仅说得胡、涂两学子如痴如醉，就连那船上摇橹的船工粗人也听得唏嘘不已。